

無一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裹私擅官
抵當物業或雖非裹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
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歲皆空身
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
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
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
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
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餘然後
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
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

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
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
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
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
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
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
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
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
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存縱分百料與一料同
臣頁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

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
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不替病公私
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過
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
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
行民雖之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
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
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
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
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

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
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
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
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
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
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
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
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
件如左

一 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應實封投狀

承買場務第五界已後見欠未納淨利過日金亦許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從上件條貫止為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最小一界錢數豁除見欠其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只勒見開沽人認納過日錢數者即無由分界見得小數所以不該上條除放朝廷為見無人承買場務比之有人承買者尤為敗闕不易送納反不該上條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頒條貫內別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交割者且令依舊認納課例及過日錢若干臣

事敗闕或一年無人投狀承買經縣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具減定錢數出榜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榜限滿又無人投狀依前再減出榜若減及五分以上無人投狀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再減節次依前出榜如減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即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權倚閣奏自界滿後至倚閣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寬厚敢

一語詳備應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歛為心又不細詳條貫所以請慶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納指揮其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條貫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既云自界滿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即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既已見得臨停閉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為定臣

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敗闕無人承買場務係是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為額催納內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即依上條各以當限所減定錢數為額催納以上如有欠負即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如已納過無欠負者即給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路亦有似此施行未盡去處乞賜聖旨備錄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以前見欠蠶監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

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者
並特與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
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內四十九貫石係夫
赦已前欠負逃移臣已指揮本州依上件朝旨
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
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
處催理不免逐時行下鄉村勘會虛有搔擾臣
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
前欠負蚕監和買青苗錢但見今逃移無處催
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除放貼黃勘會上件
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朝旨經隔二年不為除放臣今來方始施行深
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蚕鹽和買青苗
錢逃移人戶合依聖旨除放而官吏不為施行
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熙寧編敕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
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產業雖已估計陪
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
即給還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
不贖依填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產業
雖欠人有欺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熙寧

新法亦許准折欠數數足便還之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內兩浙轉運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官司催逼緊急却便乞緣條將產業在官拘收子例折還係元抵田產物業逐年所出花利微細卒填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係人戶情愿實封投狀抱認句當其課利依條自合逐月送納即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官物陪填事体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敕內刪去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八字因此立法諸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其產業估納入官

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納錢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法係十保干繫人產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產子利准折欠數通計償足給還抵產其以前欠負並准此內剩納過錢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稅并訟納不以分数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

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并係人
戶以諸官不合一例除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
書內即無見欠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
買紬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催
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稅訟納
錢物後來尚書戶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
狀指揮逐年蚕監錢絹和預買紬絹等係已請
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內蚕監錢絹一事監
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監六
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十文五分足絹

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鹽納錢者每
鹽一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此元
價買鹽每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
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及有倉儲加耗及
脚乘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即
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戶愈覺困苦臣今看
詳丁口鹽錢絹既為有官本難議除放即合據
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
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
有明文臣已指揮本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

鹽錢及鹽博絹米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
直為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
理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
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續
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鄭州張瑛
劄子奏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諸路人戶見欠
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臣自到州契
勘得本州舊係開封府界管城縣日本縣市易
抵當所於元豐二年五月以後節次准市易上

界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疋帛散茶令搭息出
賣其本州自合依條許人戶用物貨等抵請及
見錢變易本所却賒賣與人戶仍不曾結保致
有二百九十八戶除納外共拖欠下官錢計一
千九百餘貫文雖契勘得逐戶名下見欠各只
是二百貫以下本州為是元管句官司違法賒
散不依太府寺搭息出賣指揮致人戶亦不曾
用物貨抵請即與市易舊法許人結保賒請金
銀物帛見欠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
敕除放係上件人戶所欠物帛價錢本因官吏

違法賒過其人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慈
矜卹特許依赦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戶部
看詳住罷賒請後來違法賒散過錢物并府界
縣分人戶抵當虧本糯米各與未罷已前依條
賒請事體不同今勘當難以依赦除放都省批
狀依戶部所申文續准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
日敕勘會內外見欠市易非違法賒請人戶已
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放其外路係違法者
即不該除放切緣本因法司違法賒賣今來人
戶若不量與蠲放顯見獨不霑恩須議指揮十

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戶部指揮諸路契勘官
私違法除放人戶許將息罰克折外見欠錢二
十貫文已下者並與除放又續准元祐四年正
月初十日轉運司牒准尚書戶部符據淮南轉
運司狀契勘本路市易欠錢除依條賒借并元
係經官司違法賒欠已依上項敕朝旨施行
外緣有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罷
賒借以前并以後有人戶於市易務差出計置
變易句當人等頭下賒借錢物見欠不及二百
貫及二十貫以下今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

日明堂赦教止言市易欠錢人戶見欠二百貫
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
亦止言官司違法賒借見欠二十貫文以下除
放今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出旬當人
等頭下賒欠本司疑慮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
本部看詳明堂赦云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
二百貫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
法賒放人戶折外見欠二十貫以下除放即無
似此窠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
依前後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違誤臣今看詳元

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內外欠市
易務錢二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
元不分別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旬當人名
下分請亦不拘限官司依條賒賣或違法俵散
及有無抵當結保搭息不搭息之類但係欠市
易務錢二百貫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無疑
慮切原聖意蓋為市易務錢本緣姦臣貪功希
賞設法陷民赤子無知為利所罔故於即位改元
躬祀明堂始見上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

既知小民為官法所陷何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然是時欠負窮民無不鼓舞涕泣銜荷恩德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強生支節新文破敕妄作申請致有上項續降聖旨及都省批狀指揮應官司違法賒借者止放二十貫以下其於差出旬當人名下賒請者並不除放一文使宗祀赦文反為虛語非獨失信於民亦為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為朝廷惜此但知計析錐刀之末實可痛愍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以

下豈有却許刻薄臣寮出意阻難追改不行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為欠錢之人詐立私下賒買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不為無理今來歲月已久人戶各蒙監催枷錮鞭撻困苦理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求訴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戶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為人分減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不以官私違

法不違法及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何管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復收窮困盡死之民稍實宗祀赦書之語以答天人之意

一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臣等看詳上項指揮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分別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閣之數聖恩寬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納

之吝別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畧云本部看詳人戶見催逐年拖欠下夏秋租稅賦賞課利省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因災傷許分料展閣理納之數自不該上條致尚書省八月三日批狀指揮依所申施行即不曾別取聖旨臣嘗謂二聖即位已來所行寬大之政多彼有司巧說事理務為艱闕使已出之令不盡施行屯膏及汗皆此類也兼檢會元祐敕節文諸災傷倚閣租稅至豐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足而又遇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

五日聖旨指揮雖分為十料比舊稍寬又却衝
改前後分料展閣指揮即雖遇災傷亦須催納
水旱之民當年租賦尚不能輸豈能更納舊欠
顯是緣此指揮反更不易欲特降聖旨應諸般
欠負並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指
揮分十料施行仍遇災傷依元祐敕權住催理
內人戶拖欠兩稅不係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
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
所有戶部申明都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黃議者必謂若如此施行今後百姓皆不肯

依限送納兩稅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編敕明
有催稅未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
衝替錄事司戶與小處差違典押勒停孔目管
押官降資條貫至重誰敢違慢若非災傷之歲
檢放不盡實者何緣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煩擾
併催則人戶惟有逃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具
奏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所格
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
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

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監錢聖旨已許止納產監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疋並抑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論奏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

四事早賜行下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錄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為先務

不復以恤民為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
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
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
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日催諸般欠負科名戶眼及
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錄
應係見行欠負敕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
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內看詳子絕內依
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
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
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

如此則昔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
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
當萬死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近准轉運司牒坐准戶部符臣察上
言去歲災傷人戶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
養助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
稅元只收三二分已下者係本戶已是七八分
災傷今來若納錢尚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
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減免三
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

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料送納其
言至切尋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却只檢坐元
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節文災傷帶納欠負
條貫應破詔旨其已審所乞放免寬減事件元
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
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
特賜指揮即戶部必無施行之理

又貼黃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
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
聖慈少輟清閑之頃特賜詳覽

又貼黃准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
會令佐同檢即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
臣在潁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
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
敢盡實檢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為見所在流民
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
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
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既流之
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
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

又點黃亦師所置局因今看詳畿內欠負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朞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

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為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既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開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欠積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曰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日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

數目經沙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遊半雖積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瞞臣竊度此二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方拯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

者平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空祿為主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行政可恃以為治也自有刑罰已米皆

稱罪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鉄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為臣子皆當為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為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逆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為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

而收糴而發運使王覲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差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漕西收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南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

淮南始獲一食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
般欠負不問新舊有舊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
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旨揮行下臣
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
下疲民一洗瘡痍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
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
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
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

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
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
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
百萬石上供斛斛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
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負使臣數
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
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
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
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
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

東坡奏議卷第十一
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
言為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
行若以臣言為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
進止

東坡奏議卷第十一

東坡奏議卷第十二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毋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制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

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
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
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
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實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
餓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
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
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䟽繆之極矣然晏運四
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
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
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

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
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
安危所出頭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
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
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
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
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
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
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
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

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少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艇車盡於拆賣胥吏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絳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艇而稅 那官不過一員本

委如何隨艇點檢得一十隻艇一時皆 而不勒留住岸一艇點檢即二十九隻艇皆湏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折文破敕苟以隨艇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林亦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文錢一千六百貫斗以

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
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
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
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
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舡版動使靜盡事敗入獄以
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糧綱稅錢
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
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
斛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
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

之日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
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
必行則見今斛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
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
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賣密行
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斛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斛
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
用此必然之禮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
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
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

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舡點檢不過檢得一舡其餘二十九舡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舡為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

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乞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舡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脅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王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舡點檢

東坡詩集卷之三十一
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舡棹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鑠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舡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

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兒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舡為家既免拆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舡湯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攔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

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生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業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

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斛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斛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斛子果不取錢則裝袋更無斛面兵梢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斛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會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

託人減刻隔落為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
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
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
券又許諸色人告捉構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
五十貫為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
梢如此之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
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
運司違條收稅一萬貫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
利甚大

乞罷轉般倉斛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
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
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直揚楚泗轉般倉斛子倉法
并乞揚州轉般倉斛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今來揚州
轉般倉斛子四十人並曾詣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
雖且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
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斛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
慮逐州轉般倉斛子漸次星散別行召募必是費力
兼恐多是浮浪輕犯重法之人愈見敗壞綱運其逐

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廷詳酌先次施行廢罷轉般倉斛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為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斛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陝西轉運司奏准敕節文賣鹽并酒稅務增刺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趁辦課利戶部狀欲依本司所乞並從元豐賞

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程凡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攔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毫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鹽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毫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毫者右臣聞之管仲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縉紳士人公卿胥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耻決壞四維培歛刻剝與專攔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

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害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害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為刻害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即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仍乞詳察上件條貫於稅務施行尤為害物先賜廢罷况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明備不待此條方為勸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戶

四只撲土產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致深山窮谷之民皆免害臣既親被詔旨輒敢仰緣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菁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

立斛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
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為之賞罰假以事權
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
贏而為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額
不當以起發之數為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
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
有萬數踈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
運斛斛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為額而發運司獨不以
到京及府界實數為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
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毫以定殿罰則發

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
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斛作
弊出入斛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
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負作弊減刻存夫錢米五曰
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剽取非理騰揚如此之
類皆可得而去也縱去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
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
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
侵擾綱梢於十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
遠赴訴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

舉辟京朝官兩負為句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舡為解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負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為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文伏候教旨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舡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便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為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綱梢自湏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貨物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簇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利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即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趁辦上項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即係官監

醋務本庫額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酷賣到錢外除糟米本分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數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即顯是敕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實為都會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還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八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泗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

百貫況今現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斗不過五十文是本州之費一切用酒准折又難為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接送知州實為頻數用度不貲是致積年諸般逋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愈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有陳乞則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來亦不敢輒乞增添額錢及蠲收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貫當日元定額錢因依既在於係省官醋務錢內撥二千五百貫元額錢即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及更不用錢收

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用如此即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藩事體不致大段裁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八路口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黃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利可收須至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

尚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本州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係臣前任部內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以須至奏陳謹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淙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狀乞改零壁鎮為縣却准轉運使趙偁狀稱看詳得元只是本鎮官勢有力人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依舊為鎮後來有轉運使張脩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

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為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看詳始議置縣只為本鎮居民曾被驚劫及人戶輸納詞訟去縣稍遠然未置縣本縣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員曹鎮本鎮煙火盜賊別有監務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

在本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至符離縣一百二十里至蘄縣一百里即非地遠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豪民靳琮等私自為計却使近下人戶一時出錢深為不便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為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眾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為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二里有

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取來年春興工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况宿州土脉疎惡若不用磚砌甃隨即頽毀若待五年畢之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又七十省錢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其間一事深害仁政緣今來踏逐外城基地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

十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壁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弃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歿已上並有公案可以覆驗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構築解宇略已見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內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蓋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均乞與放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才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拜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七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為布衣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群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驅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重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

東坡詩集卷之二十一
伏朝典取進止

乞賻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冠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謹

者以為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家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甌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恤於獎勸之道不惟小補季孫

之子三班借職璨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季孫身亡合得送還人為般擊女婿兩房
並已死盡其喪柩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
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葬日即與差得
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效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
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為有劇賊尹
遇陳興鄭饒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為一方之患而汝

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
方一子相湏為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
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
獲功效顯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人先獲陳興等
三人而直方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與賞格小有不應
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
方比附第三等循資酌獎後來朝旨只與直方免試
竊緣選人免試恩例至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
多恐非所以激勸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
會前奏別與推恩仍乞許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

官所貴餘人難為援例取

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
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
太貴則傷未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
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
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
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
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

五穀力勝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臣
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
監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飢荒又在浙西
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
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
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
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
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
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舡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
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舡被差雇

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為通踈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斛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為農具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

稅錢舊收稅處
依舊例

諸買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為農具者並
免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者准
此

元祐救

諸興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

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
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斛并麵及木鐵為農具
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
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

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
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
無相通易為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
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
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南郊
輅為鹵簿使導

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
亂行於乾明寺前輅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
在太廟馳遣人以跪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
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
復迴謁
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

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無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縱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

守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無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時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仁若出寒素不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檢會前奏詳酌施行取進止

京坡奏議卷第十三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批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今來未敢支責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大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

東坡詩卷之三十一
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關已曾許買策
府元龜并北史今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
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
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
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脩飾
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舡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
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比是玩
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
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撓行市脩飾亭館民力倍
有倍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

契丹交肯聽其未貢頭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
也高麗名為慕義未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心為
北虜用何也虜是以制其死命而不能故也今使
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
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
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
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吉之虜以
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
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書中不稱本
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

東坡志林卷之三十一
二
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等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負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請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

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巫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

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
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子骨肉至親特
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
國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
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尚麗可與即榷場之法
亦可廢蕪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
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為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
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
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為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
今未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
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
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簿責至為末事於臣又無
絲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
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有裁節
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
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
事如後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舶
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開
商徐積舶舡入貢及行根究即補是條前發舶

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
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
實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
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
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貼黃據陳軒所奏語錄即是高麗知此條
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教式
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教
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為策
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
檢會為罪未委教式有何體例一槩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申乞為高麗使買金薄一百貫欲
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切慮都省
復以為罪切緣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
為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
骨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
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
造不出為詞更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馮曲譜臣謂鄭

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為
抄寫尤為不使其狀臣已收殺不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魯密
奏聞元只作臣意度愧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
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湏一面說諭不行或其
事體大即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曲從便
為申請若不施行即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
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右所有中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
酌指揮事並出 忌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

以為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
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
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
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
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為壽晏
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
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
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執舟之黨而我
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

曲于譜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
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為請恐失
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
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擬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
不穩便而軒乃荅之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興國
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
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為歸咎於
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
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
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
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
許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
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
以書籍非止為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
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
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
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

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為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毫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使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有一項所買策府元龜叙兵雖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

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
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
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人
貢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
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
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為收買竊緣臣
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
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
况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
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為當

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
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雖曾
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
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來馴致
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
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
無可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為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
接續收買譬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
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

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

前連元祐七年十一月

子劄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扈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以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既

欲祖述仁廟即須行其實是乃可動民去歲十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事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昧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所損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勘當取進止貼黃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有可施行欲乞內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

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著令許依例收
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動豐年則穀賤傷農
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
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內除豁此一項
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
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
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

郊祀如廟神祇饗谷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
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
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
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
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
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
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
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

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
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
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
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
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
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
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
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
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

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
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
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
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
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
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
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
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
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

夏禮考卷之三
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
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
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
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
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
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
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
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
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虞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
則祖宗合食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
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
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
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
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關其皇地祇
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
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

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
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
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
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
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
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
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
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
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
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

賞必於大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
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
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
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
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
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
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
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
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
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

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

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理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

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

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

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大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

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

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禮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

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請詰難圓立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

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為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為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今議者與臣及獲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為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雖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謂於法應贖者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約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

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
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
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值使
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
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

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
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
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
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即無更令官吏看
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

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負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
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
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
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因人主所欲聞也若
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
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
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踈略未盡
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
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負之優者教養之官所
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
奏聞伏候敕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
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
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

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
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
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
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
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
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
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
好聚財而贄以財材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殆堪
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入以

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
正觀可得而後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
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
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
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
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
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言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
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洽
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譏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

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閑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

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
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
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
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
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
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
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
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
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鯨為
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

不害孔子之聖又况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
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盖自謂無負矣今慶基
乃反指以為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
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謨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
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
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
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
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
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
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

東坡志林卷之十三 十四
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

一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讟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為謗訕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詞移為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

一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省勘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資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一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計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即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 答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既備位侍

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仍亦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遣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

一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驗

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辯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為重須至上煩天聽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劄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竒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說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聞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流涕臣

本無二子之長而無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
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辯利害
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
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
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奏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元
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唯不得於老莊子出如於

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亦聽謂如引

書舉人即聽於易春秋經傳出詩賦論題引試治詩
易春秋舉人即聽於周禮禮記出詩賦論題之類臣

竊謂自來詩賦論題雜出於九經孝經論語注中文

字浩博有可選擇久而不窮今詳上條止得於子

史書出所取者狹雖聽於經書出又須不犯見試舉

人所治之經如是在京試院分經引試可以就別經

出題至如外州軍只作一場引試即須回避只於子

史中出恐非經文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詩賦論題許於

九經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

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

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稱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為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為無補取進止

申省議讀漢唐正史狀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狀申昨准內降宰臣呂大防劄子奏臣每詢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指揮講讀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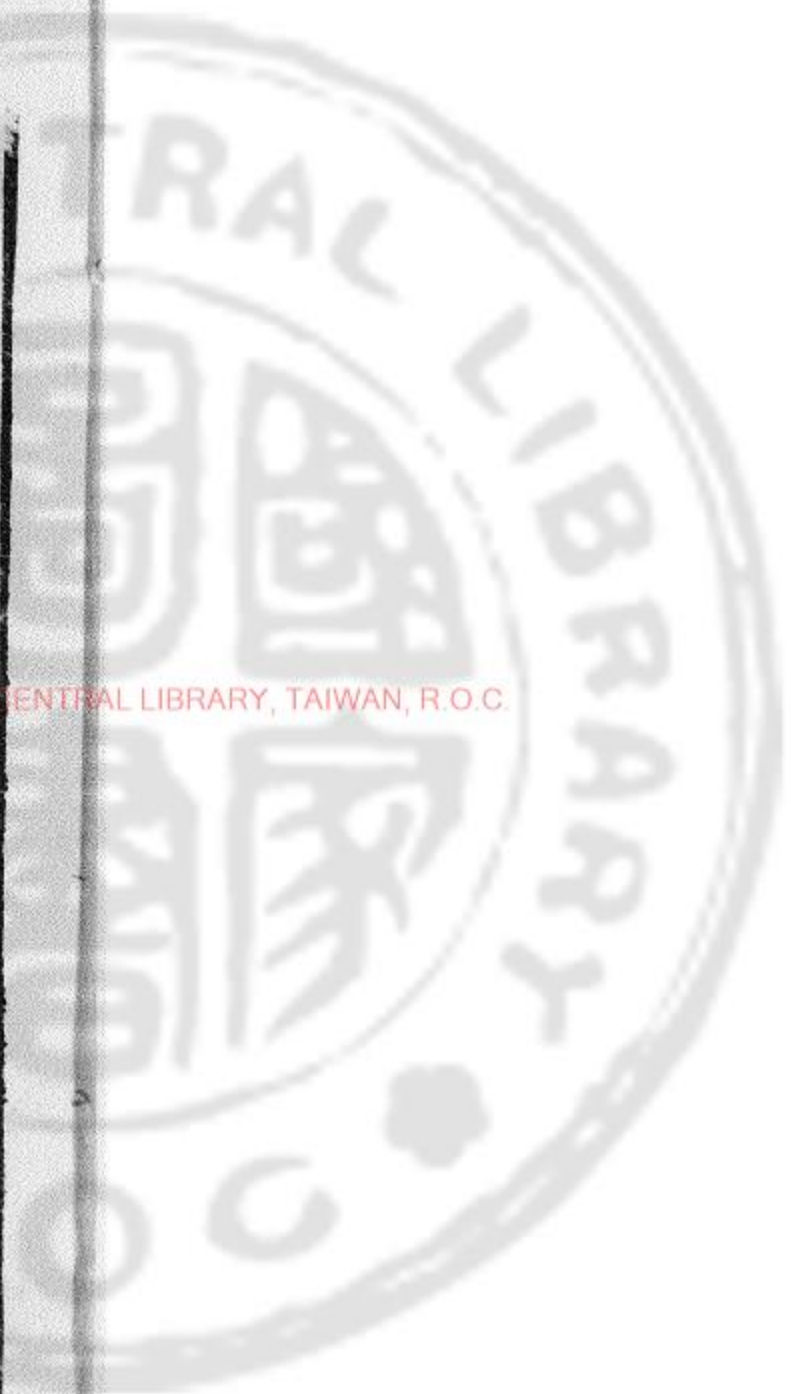
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過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秩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為復間日一讀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東坡奏議卷第十三

東坡奏議卷第十四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



東坡志林卷之二十四
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

接人衆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

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日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候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

故也亦其若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

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禹盛臣頌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得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追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

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度牒脩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十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年之間挂仗入庫前後盜銅鑼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申舉又有帳設什物庫子軍人田平等

二年之間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
恣意典賣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耕為田公然起
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
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
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為盜賊不安安居臣到任
以來備見其事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
貸捨其上件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
人逐次舉覺依法勘斷張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
成永業者別作擘劃處置申樞密院次開櫃坊人出
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

出州界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
亦稀臣近令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
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
脩葺蓋是元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
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
轉動不得之儀等又點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蔽妻
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
歛掠坐放債負身既不正難以戢下是致諸軍公然
飲博踰濫三事不禁雖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
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太甚者無以警衆革弊已體

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箇月前後歛掠一十
一度計入已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
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媮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
無貸即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厦而使
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
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
營逐一檢計合脩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
錢數仍差本司準備句當供奉宮石耳躬親再行覆
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脩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
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脩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畫

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
步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
十七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
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八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
步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
十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
五千五貫二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

十五指揮合行脩蓋營房一百十八間并合添井
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組估到計使價錢三百五
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准備句當供奉官石昇檢料更合脩蓋第
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
植物料組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
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
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
慈深念河朔為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為河

北屏障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營房不可
不於今年秋冬便行脩蓋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
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
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人匠節次不住脩蓋施行所
有逐將及本司准備句當官石昇檢計到諸軍合蓋
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
到的確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
十二貫二百五十八文欲乞就整支降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
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
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日
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
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
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
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
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

故蓋是將校不肅欽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

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脩舉所以軍人例皆

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

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貼黃所謂軍政不脩皆臣自

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

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也驕

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

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

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

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

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
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
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邕
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
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
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
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等專務整緝
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
道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
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

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
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
劍而樵出入山坡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
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
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
刻可致千人噐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
人自為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群賊一
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為患久不敗獲
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
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

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貼黃所有龐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

抽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下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

東坡志林卷之二十四
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

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恟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循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

東坡志林卷之四
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充弓箭手
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
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具一切仍舊着上
戶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
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有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
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
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
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

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
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
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
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
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理稍遠不聞鼓聲
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村聲鼓
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
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

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拘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

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隣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鬥致死除依官給絹外

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

參詳增損脩定

弓箭社人戶為與強虜為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至化外賊盜既知逐社人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為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為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

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共執無由生跡欲乞應弓

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法貼黃保甲

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

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

只是減罷重盡虛名即非幸免顯無妨礙而使

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

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為利不淺其減

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

罪及均出賞錢頭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

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

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

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

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

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

齊眾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旬

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

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

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

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劳者委自安撫

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龐籍奏請並是因循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為定所貴事事循舊六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折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

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此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

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
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為驅使今取
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
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
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備
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為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為
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
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
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

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
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
足於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
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
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樓賞例物
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
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
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免其人既免拆
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大異者深致朝
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

東坡志林卷之十四
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
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費用錢
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
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
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
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貼支保
甲按賞錢為五千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
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
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撥

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多乞耳若
朝廷深念比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
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
趙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
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
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
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
吏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保
明文狀在本司訖

又

元祐八十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乞備完極邊
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
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
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
近歲多為小國達鞞木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
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為差發兵馬及人戶
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木保等國及為近年不熟是
致朔易武州皆六強賊兼燕京東北白浮圖碇東惡
山內有強賊一八約五百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據北

平軍申據句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
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
馬二十疋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切慮來南
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
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真定府北寨於
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群眾打劫近又訪
聞代州胡谷寨沙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劫掠本堡
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至捕盜官
會北賊已去臨去說與鋪兵我只有在你地分裏待更
來打赤岸村

貼黃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以此

數事參驗顯見比虜見今兵困於小國調發頻泝民不堪命聚為盜賊雖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自不能制其餘波未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觀不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晝夜出入巡邏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決可使比賊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為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既非河水災傷即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罪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

斛借貸雖已有成法不煩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
人戶為見朝廷昔年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與
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
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
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為姦畢竟
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
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請納耗
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
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健
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

劄飢貧奏乞法外賑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
此聲一布飢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又况淮條
邊郡不得聚集飢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有依條
將常平斛斛依價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
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
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以本州見
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斛衮紐到元本一百四
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糶若不
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
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

本州將十萬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失陷二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行即許每斛於衮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民曆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戶頓買興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斛各減錢十分之二即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為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

又却得錢準備今來豐熟物賤却行收糶兼利農未為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施行如以為便即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沾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糶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人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

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見錢糴買尚有飢困之人
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果榮趙昇界熙寧八年
糴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
為年深死雜損弱不堪就整充上軍人糧支遣每月
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
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
管下村坊客戶見今實闕餽糧其上等人戶雖各有
田業緣值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况客戶乃主戶
之本若客戶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
度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
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
用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斛依此保
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糴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
入官不惟乘此飢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
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盡
為土壤如以為便即乞速賜指揮行下謹錄奏聞伏
候敕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
可以發脫上件陳米斛斛公私俱便若失此時
則人戶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為糞壤乞

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通行下更不下有司
往復勘會今來所乞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
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
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納費力事體不
同乞早賜行下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
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
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

宇墻垣久已踈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
給賜錢或降度牒脩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
錢物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
邇年逐旋些小脩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
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脩嶽廟亦不蒙
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為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
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
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即本廟有
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令出賣收買
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

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費錢數不多欲望
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
副備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
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
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點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新
構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蓋所
用度牒道數不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經朝
廷尊事嚴廟之意

東坡奏議卷第十四

東坡奏議卷第十五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之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者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擄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
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劾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成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燾復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瘡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卒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侮敵國之意天意
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
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鬻男女
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
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
羊剝鱗魚鼈以為饕餮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
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
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

東坡詩集卷之五
四
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
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
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寔之
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
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
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役之後所在盜賊盜
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
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
起則勝腐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
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

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
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
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厲疫連年不解民
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
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
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
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
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
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
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

東坡志林卷之五
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武百戰
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
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
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
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
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
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
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
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
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
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
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
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
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
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
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
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

東坡詩話卷之二十一
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
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
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
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
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
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
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
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
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

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
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
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
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
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
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
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
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
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
可以速譬言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

見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鬼故
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
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
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
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
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
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
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
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
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

無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
三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
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
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
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
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
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
用其酋豪命以爵秩蒸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
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
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

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據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納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湏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樵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嶮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

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惜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

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浩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

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器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
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清班
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
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
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
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
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
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
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元豐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
獨穿窬祛篋推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瀆僭
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
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
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
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
彭城人黃巢宛胸人朱全忠礪山人其餘歷代豪傑
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
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
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羔口士旣以改業而其朴魯

東坡詩卷之三十一
強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

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綎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

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異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頤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弃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東

司及徐沂等軍，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酌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酌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群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
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
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
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
時宰繼死外藩臣等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
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
有忘朝廷之意真佛憤疾以致殞沒臨終之日召司

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
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議臣忠勤忘身少見其
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任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
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
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東坡奏議卷第十五 畢

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

南雄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內制集目

第一卷

賜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批荅二首附口宣

賜大遼人使御筵茶藥口宣二首趙州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雒州撫問大遼使副口宣

賜尚書右僕射呂公著生日詔

賜皇叔祖宗景辭恩命不允詔二首

賜判大名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趙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二首

冬至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趙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四首

口宣二首附

賜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賜交趾郡王李乾順加恩制告敕書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二首

內中添蓋神御殿告遷御容祝文

集禧觀開啓祈雪道場青詞

內中告遷神御殿新添脩殿奉安祝文

故贈人師 司馬光安葬祭文

賜劉昌祚 奉真明堂禮畢馬敕書

賜知諫呂希哲辭免恩命不允詔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到闕并回程酒果口宣三首

正旦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賜河東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口宣

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并銀鈔鑼唾盃等口宣二首

賜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四首

賜安燾乞退不允詔

賜范欽赴闕詔

賜外任臣寮曆日詔敕書

賜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

賜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

賜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二首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皇帝賀大遼正旦書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雨雪青詞齋祝文

五嶽四瀆 屬宮雪祝文

賜宰臣呂 孝生下禮物口宣

州州賜八 儀制進并公路傳宣撫問口宣三首

賜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二首

賜大遼人使御筵口宣三首 相州班荆館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賀正旦書

皇帝迴大遼賀正旦書

賜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賜呂大防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赴闕口宣

第二卷

奏告永裕陵并酌獻表太八首

賜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口首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

在京諸宮觀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撫問知揚州王安禮口宣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垂拱殿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賜皇叔祖文康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

天章閣柱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賜皇叔祖文康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

內中福處等處奉安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

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

內中神位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并別祭祝文二首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賜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州不允詔

賜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不允詔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青詞朱表齋齋首

賜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賜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茶藥詔

賜韓絳赴闕詔二首

賜馮宗韓絳告敕詔書茶藥口宣二首

相國寺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齋文青詞二首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馳回詔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

天地社稷宗廟社廟等處祈雨祝文

賜六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荅三首

賜宰相口宣著乞不許不允批荅二首口宣二首附

賜刑部侍郎治乞外任不允詔

賜文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

賜知秦州口宣乞改授宮觀小郡差遣不允詔

故聽宣劉氏祭文二首

五歲四瀆等處祈雨謝雨祝文二首

鄭州超化寺祈雨謝雨齋文二首

景靈宮罷散奉安神示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

賜判太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不允詔二首

求裕陵脩移角喉等奏告神宗皇帝祝文土地祝文附

白溝驛賜大遼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第三卷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不許批荅二首

賜文彥博以下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不許批荅三首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文朱表附

賜李清臣乞退不允批荅二首

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敕書

賜韓絳到闕生餽口宣

神宗皇帝禪祭祝文三首

賜文彥博以下請御正殿復常膳允許批荅二首

景靈宮開淘井眼宗告里域真官祝文

賜尚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賜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

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不許斷來章批荅二首

賜文彥博以下請舉樂不許不允批荅四首

賜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不許批荅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

賜文彥博以下請舉樂不許不允批荅二首

賜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許批荅

賜大遼使副銀鈔羅錦被褥等口宣

賜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皇叔楊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相州賜大遼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敕書

雄州撫問大遼使口宣

賜知樞密院安燾附免恩命不允詔

賜皇弟佖生日禮物口宣

賜安燾附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二首附口宣

賜權陝漕孫路知蘭州王文郁銀絹將失諭敕書二首

賜守司空致仕韓絳附免恩命不允批荅二首

瀛州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賜安燾以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宣

玉津園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并生餼酒果口宣三首

賜文彥博安燾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首

坤成節賜手闕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賜燕達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皇伯祖宗暉等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首

賜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皇帝達太皇太后禮大遼賀坤成節書

皇帝廻大遼問候書

三宮受冊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

三宮受冊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

賜前兩府并待制以上知州初冬衣襖詔

賜諸路知州職司及戶蕃等官初冬衣襖敕書二首

賜諸路屯駐官軍貧寮等初冬衣襖都敕

西京會聖宮告遷諸神御并奉安祝文二首

賜西南羅、番進奉敕書

第四卷

賜鹿河秦鳳帥臣監司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二首

賜知永興軍韓縝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

賜皇弟祚國公德生日禮物口宣

賜戶部尚書李常乞除公邊一州不允詔

賜文彥博呂公著入朝免拜詔

賜呂公著乞罷相位除外任不允批荅口宣三首

賜兼侍讀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會聖宮奉安導引歌詞
劄子論文彥博呂公著詞免不拜恩命事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允批荅二首

賜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三首

賜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

賜呂公著乞罷免相位不允詔

賜皇弟咸寧郡王侯生日禮物口宣

賜文彥博辭免入朝拜禮允批荅口宣

生獲鬼章文武百寮稱賀宣荅詞一首

批荅宰臣以下賀生獲鬼章表二首

賜皇叔荆王頽生日禮物口宣

賜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允許批荅二首

賜种誼以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將校口宣

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

撫問劉舜卿兼賜孫路游師雄銀合茶藥口宣三首

西京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

西京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不許斷來章批荅口宣并詔首

十月一日永裕陵開啓資薦神宗皇帝三場齋文三
撫問秦鳳等路臣寮口宣

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齋文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人使及賜御筵口宣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

汳路撫問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儀使以下口宣三首

黃外華中
縣西京

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

永裕陵十月旦表

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以下御筵口宣

賜工部侍郎蔡沆慶乞知應天府不允詔

賜外任臣寮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

賜通判梓州趙君奭進奉坤成節無量壽佛敕書

趙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二首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前一日奏告諸帝祝文

十月朔永裕陵酌獻表本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兕等銀合茶藥口宣

賜尚書左丞劉摯生日詔

第五卷

神宗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等惠青詞

神宗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虜掠文
賜涇原路經略使并漢蕃使臣以下銀合茶藥等口宣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

賜大遼人使白溝驛御筵并撫問口宣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

皇帝達太皇太后加具大遼生辰書

皇帝賀大遼生辰書

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等銀合茶藥敕

三宮受慶禮畢奏謝天地等青詞齋祝文

隆祐宮設慶宮燕青詞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賜南平王李乾德曆日敕書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皇帝賀大遼正旦書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公邊臣寮口宣

賜龍圖閣學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

撫問河南知府永興知軍陝漕使副口宣

內中御侍以下賀冬至詞語三首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兼傳旨撫問口宣

賜皇弟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賜大遼使副茶藥并撫問口宣三首

趙州

元祐三年春貼子詞二十七首

皇帝回大遼賀興龍節書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問候書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

附口宣

冬季撫問諸路公邊臣寮口宣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送口宣

賜外任臣寮曆日敕詔書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御送酒果口宣三首

賜五臺山下寺僧正省奇等以諭敕書

相州賜大遼人使御送口宣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賜大遼使副鈔羅等并御送口宣二首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

賜安壽司苗授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二首

賜大師文彥博以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宣

神宗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憲等虜祓文
賜涇原路經略使并漢蕃使臣以下銀合茶藥等口宣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

賜大遼人使白溝驛御筵并撫問口宣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

皇帝達太皇太后加賀大遼生辰書

皇帝賀大遼生辰書

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太師銀合茶藥詔

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等銀合茶藥敕書口宣

三宮慶賀禮畢奏謝天地等青詞齋祝文祭誌

隆祐宮設慶宮儀青詞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賜南平王李乾德曆日敕書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皇帝賀大遼正旦書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公邊臣寮口宣

賜龍圖閣學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

撫問河南知府永興知軍陝漕使副口宣三首

內中御侍以下賀冬至詞語三首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

賜皇弟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賜大遼使副茶藥并撫問口宣三首

趙州

元祐三年春貼子詞二十七首

皇帝回大遼賀興龍節書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問候書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

附口宣

冬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

賜外任臣寮曆日敕詔書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御筵酒果口宣三首

賜五臺山下寺僧正省奇等與諭敕書

相州賜大遼人使御筵口宣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賜大遼使副鈔羅等并御筵口宣二首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

賜安壽司苗授罷散興龍節道場茶酒果口宣二首

賜大師文彥博以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內中酒果并御造口宣四首

賜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

賜大遼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

賜皇伯祖宗暉以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第六卷

賜大遼人使班荆館却回酒果口宣

永定院脩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

土地祝文附

賜下國黑汗王進奉賀登位并示諭敕書二首

賜諸路臣寮中丞衣襖口宣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三宮受冊馬詔敕二首

賜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

賜知鄧州韓維并郭逵等進奉謝恩馬詔二首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溪布敕書

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

趙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四首

口宣一首附

相州賜大遼使副御造口宣二首

賜皇祖祖宗晟等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四首

內中御侍以下賀年節詞語三首

賜大遼人使御筵酒果宴花銀鈔羅生餼等口宣八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詔二首

送伴沿路與北朝生辰等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賜大遼使副酒果御筵春幡勝射弓例物口宣八首

皇帝回大遼賀正旦書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賀正旦書

永安陵等忌辰奏告諸帝后表本二首

皇太后殿內人為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

賜尚書右丞王存生日詔

瀛州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賜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

賜潞州總管王寗其進奉戀闕并到任馬敕書

賜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興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功德疏詔敕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不許斷來章批荅口宣六首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除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制

除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制

第七卷

賜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三首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樞論敕書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

賜知永興軍韓縝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二首

賜范純仁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中書侍郎劉執事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詔

劄子論安燾詞免
遷官恩命事

賜安燾胡宗愈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三首

賜安燾辭免遷官恩命允詔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口宣二十六首

賜孫固劉執事王存胡宗愈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口宣二十五首

閣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

閣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

賜呂公著辭免冊禮許允詔二首

賜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翰林學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白溝驛賜大遼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第八卷

元祐三年端午貼子詞二十七首

賜大遼人使生熟口宣

賜龍圖閣待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故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祭文二首

賜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不許批荅口宣三首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謝雨道場齋文二首

永裕陵月旦表本五首

賜尚書右僕射范純仁生日詔

賜北京脩河官吏等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

賜問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賜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

賜尚書左僕射呂太防生日禮物口宣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賜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以下獎諭敕書

玉津園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宗室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宴花酒果御筵口宣五首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安燾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嗣濮王楊玉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首

除苗授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賜文彥博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御筵口宣二首

瀛州

賜曹貝侑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西嶽廟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奉宸庫翻脩聖字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賜苗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三首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三首

賜皇叔徐王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示諭武奉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道場青詞

第九卷

中太一宮真室殿罷散道場朱表

顯聖寺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閤門賜新除徐王生口宣

皇叔故魏王祭文三首

賜徐王顥辭免冊禮允許詔二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三首

賜知太原府魯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

故尚宮吳氏墳所祭文

西路闕雨濟河淮瀆廟祈雨祝文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

際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三首

相州賜大遼使副御筵口宣

賜知渭州劉昌柞進奉興龍節銀詔

相州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寮口宣

賜知渭州劉昌柞進奉謝恩及賀端午節口宣

內中御侍以下賀冬至詞語二首

賜安壽李瑋苗授姚麟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

宣四首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二首

賜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

興龍節尚書省賜宰相以下酒果口宣

賜大遼使副鈔鑿酒果御筵茶藥口宣九首

王津園相州趙州班荆館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二首

賜文齊博安壽以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首

賜徐玉等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四首

賜大遼人使酒果生餼御筵口宣五首

故渭州防禦使宗儒祭文二首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

賜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

皇帝回大遼賀興龍節書

皇帝達大皇太后回大遼問候書

劄子 論宗晟詞免起復恩命事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二首

第十卷

賜吏部侍郎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大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詔

賜端明殿學士范鎮檄論詔

賜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并冬節馬詔

賜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馬詔

賜知熙州劉舜卿進奉賀冬馬敕書

賜大遼人使御筵酒果口宣三首

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

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并銀鈔羅等口宣二首

皇太妃慶宮閣開啓道場青詞

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御筵酒果口宣四首

玉津園瀛州班荆館

賜尚書左丞王存生日詔

賜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撫問鄜迺路臣寮口宣

賜吏部尚書蘇頌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賜濟陽郡王曹佾寬假將理詔

賜西南蕃莫世忍等進奉敕書

景靈宮開啓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賜吏部尚書蘇頌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

故尚服劉氏祭文二首

撫問鄜迺路臣寮口宣

賜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祗赴六參不允詔

賜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口宣附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賜大遼人使銀鑼等口宣

賜翰林學士趙若若辭免國史脩撰不允詔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

賜太師文彥博溫谿心馬詔

班荆館賜大遼國信使副列闕酒果口宣

賜姚麟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使副生餼御筵并射弓例物口宣三首

賜駙馬都尉等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四首

賜大遼人使御筵時花酒果口宣二首

坤成節尚書省賜宰臣以下御筵酒果口宣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賀坤成節書

皇帝迴大遼問候書

坤成節賜韓忠彥以下御筵酒果口宣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朝辭回程御筵口宣二首

賜宰相呂大防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使副酒果口宣二首

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瀛州賜大遼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賜夏國王進奉賀坤成節回詔

東坡內制集目錄

樂語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東坡內制集卷第一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東坡內制集目錄

東坡內制集卷第一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

許批荅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以應務之才居本兵之地綏靜中外入無間言何疑上章欲求去位未喻厥意聞之憮然夫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而况觀闕之下父母之邦退食問安孰便於此勉循其舊以卒輔予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荅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當表具之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而况艱難之際一日萬幾冰淵之懼當務同濟卿練達兵

要灼知邊情寄託之深義難引去亟求自便朕何賴焉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

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日

有敕卿被遇先帝勤勞有年逮于眇躬倚注彌重宜安厥位毋重力詞

桂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

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疑嚴涉道塗之脩阻宜頒宴衍以勞動劬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六月

有敕卿等遠訪使輶來陳慶幣川塗甚阻風霧可虞特示至恩往頒名劑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

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職在樞要表儀百官進當以禮退當以義今茲求退其義安在亟還視事毋復固詞

桂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

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輶傳入疆茲始授館少安
申命撫存式昭眷獎

賜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呂公著生日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敕公著卿將相三世輔翼兩朝方斯千獻夢之衣有
既醉太平之福宜膺慶賚永錫壽康今賜卿生日羊
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皇叔祖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太宗

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較宗景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朕初執珪幣祇

見上帝嘉與百辟徵福文考大賚四海始于親賢皆
神之休義不當避國有常典爾無固辭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有大祭祀
必均慶賞邦甸侯衛輝炮翟閭無有遠迓畢蒙惠澤
矧我懿親實維顯相祇率舊典毋湏固辭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

不許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東坡四傳卷之二
敕韓絳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國
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
冕丘園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自有冰淵之虞黃
髮在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遽欲即安尚分北顧之
憂勿起退歸之念強食自輔體我至懷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敕韓絳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功成身退入臣
之常壽考康強有不得謝卿出入將相垂三十年豈
以小物尚勤元老徒得君重卧護一方使吏民瞻師
尹之儀刑蠻夷識漢相之風采丘園之請未欲聞

共省思慮時寢食親近藥餌以副中外之望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敕卿肅將慶幣遠涉川途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加
寵錫以示眷懷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

敕卿將命夙興犯寒遠涉駕言未息軫念殊深特致
恩頒以嘉勤瘁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

文

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脩淨供仰道真游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七年十月十日

敕卿抗旌出境夙駕在塗眷言跋涉之勞宜適興居之節式頒良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飭使輶講脩隣好蒙犯風霧跋涉山川宜頒錫於珍芳庶輔安於寢食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

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恭講隣歡遠勤輶馭言念驅馳之久適丁寒沍之辰宜錫珍良式昭眷寵

趙州賜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持使節來慶春朝方此沍寒良勤啓處宜示眷懷之異式頒劑和之良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

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奉將邦幣馳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勤方次中塗之館宜頒靈劑以喻至懷

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迭脩隣好方次州封言念互寒想勤跋履特頒名劑以示眷懷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

骨加恩制告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方卿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忠嘉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

書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乾德朕躬執珪幣大饗帝親盼布湛恩徧暨諸夏卿世綏侯服欽順朝廷宜錫徽章以昭異數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乃眷外臣嗣守西服襲累世之忠順荷先朝之寵光惟天難忱錫命不永訃音遽至閔悼良深特遣使車往陳奠幣庶此恩禮貫于幽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六月十日

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奠賻之禮以為存沒之光

內中添蓋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權奉安於慈氏殿祝文

於皇神考肇啓闕祠方增築之未寧懼格思之有瀆別嚴淨宇祇奉睟容式燕聖靈永綏慈嘏

集禧觀開啓祈雪道場青詞

伏以麥桁覆塊雪未掩塵嗣歲之憂下民安訢具嚴法會祇欵闕宮仰冀同雲溥滋新臘

內中慈氏殿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

伏以增築告成闕嚴有負儼衣冠之來復愾歎息之疑聞昭格稷清永綏燕翼

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下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朱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

又復奪之殄瘁不衰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
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徃奠
其葬庶知予懷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昌祚進奉貞明

堂禮畢馬敕書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敕劉昌祚大事告成多方同慶汝以分符之重特脩
效馬之儀載念勤誠不忘嘉歎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韓縝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敕韓縝朕躬祀總章始行嚴配推廣帝親之澤覃及

中外之臣惟我老成遠受顧命均此介福非朕敢私
國之故常毋煩謙避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

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眷言行李之勞宜有
燕休之賜受茲芳旨體我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菓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抗旌旋復弭節少留風埃浩然徒馭勤止
宜有珍芳之賜以昭眷寵之殊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恪修隣好既卒聘事豈無燕私
宜就錫於加籩蓋式昭於異數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

齋文

伏以棄黃屋以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
春朝敢仗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羲堯之德永追堯釋
之游

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

臣寮將校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七日

有敕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踐更於春令諒率
履於大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出疆繼好已事言還跋履冰霜憇休館舍
且有燕私之寵以旌來往之勤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鑿唾孟孟予

錦被褥等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持信幣來慶春朝眷言行李之勞方茲

舍館之定宜加頒賚用示寵嘉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

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德望之隆中外所屬誠請雖極與論未安毋復懷歸以勤北顧特頒良劑以輔至和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二表

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韓絳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雖已挂而謝事尚俾安車而造朝豈有體力未衰蕃宣所願固自便遂欲言歸矧卿德望並隆神人所相焉

有滿盈之懼夫何倚伏之虞尚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韓絳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為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韓絳君臣之義憂樂同之苟皆懷歸誰任其事卿

之高識雅度輕軒冕而樂丘園天下所知也獨不念先帝託付之重乎勉徇大義勿復以言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敕韓絳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禮至於非常之遇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於形器之表而卿自處於繩墨之內未為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

詔元祐元年七月十三日

敕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辭勞內之樞機之謀外之疆場之議既當身任其責難以家事為詞而况

君親兩全忠孝進無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求固非矯激朕之不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朕命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執為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母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外任臣寮曆日詔敕書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敕韓絳朕申命日官逆推嗣歲眷予共理頒此成書

勉劬農功毋違時令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

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大防卿敦大直方任重道遠擢貳西省蔽自朕心
雖與聞政事為日未久而歷試中外勤勞百為蓋有
年矣德位惟允人無間言亟服新命毋煩朕訓

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蘇頌辭恩

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敕蘇頌卿篤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寇期於無刑
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又惟才難之故千里

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毋煩力辭

賜新除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敕堯俞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朕以卿有樊仲之
風是以擢卿為中執法才難之歎古今共之豈以小
嫌而廢大任與其拘文以自疑不若直已而行義亟
服乃事無煩固辭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馳

回詔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克

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

馬馳回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
牽之視致其乘服之良再閱來章式嘉忠節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元祐元年

月十

肇易歲元發新榮於萬物仰遵慈誨脩舊好於兩朝
遠飭使輅肅將禮幣庶迎壽祉式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元祐元年十月

獻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隣繼好茂膺五福之祥
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諭陳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雪

青詞齋祝文

伏以朞年以來水旱作沴迨茲徂歲復苦常暘疾疫
將興農末俱病方齋居而默禱庶精意之登聞敢祈
春臘之交沛然雨雪之賜願均介福敷錫群生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伏以歷冬不雪兩歲之憂疾癘將興麥麩就稿分命
守土告于有神下民其咨天聽不遠毋愛同雲之澤

以成盈尺之祥苟利于民敢忘其報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朕之元老生以茲辰實為邦國之華豈獨閭門之慶故命爾息徃宣余懷仍分廐庫之良以助子孫之壽

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眷言四牡之勞宜享加籩之禮式頒寵數以示至恩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

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等方冬出使涉春在塗遠犯風埃想勤勞復勉加鞭策即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六日朝辭訖驛

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來脩舊好克備多儀既陞見以告辭將駕言而反命載嘉勤勩宜錫燕私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

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道有行藏時有用捨歲不我與難以智求

東坡內制卷之一
道之將行豈容力避大言大利固當安而受之小行
小廉非所望於卿者成命不再可無復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獲為能事言如藥石以愈
疾為成功若耕不獲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
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為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歲首奉觴禮成復命改轅此道弭節近藩

宜錫宴私以彰眷寵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敕卿等遠達使辭載嚴歸駟方改轅於北道暫弭
節於都門孟重眷懷往伸燕饒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

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飭使輅來脩隣好屬此方春之日宜均
既醉之歡爰命燕胥以昭眷寵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

書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百年之好既講於春朝萬壽之儀兼陳於幄殿恭因省侍具述來音感懌之懷言宣莫罄

皇帝迴大遼皇帝賀正日書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東風協應感徂歲之更新遠使交馳導歡言而講舊粲然禮幣申以書詞欣懌之深敷陳罔究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

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方面重寄無逾老成丘園歸休難遂雅意特頒珍劑以示至懷方此沍寒益加調養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

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大政所關西臺為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即欽承母煩退避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

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敕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人使赴闕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東坡內制集卷第一
有敕卿等抗旌遠道
解節近郊乃眷勤勞
良深軫念特頒燕衍
以示惠慈

東坡內制集卷第一

東坡內制集卷第二

皇帝為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曆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增怵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禋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謚號皇帝道齊履載德昌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帝為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
曰表本

伏以始饒餘寒復興嗣歲望寢園而增慕悼日月之
不留恭惟謚號皇帝道貫百王澤涵萬宇永瞻帝所
之樂坐起堯墻之悲饋奠莫由馳誠罔極

皇太后殿夫人為年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
皇帝表本

伏以葦桃在戶徒講三朝之儀椒柏稱觴無復萬年
之壽恭惟謚號皇帝功施無外德洽有生隨鼓澤於
寢園莫親饋奠望衣冠於原廟空極涕流

皇帝為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曰表本

伏以既成春服時方禊洛之初禘謁寢園古有薦饋
之禮恭惟謚號皇帝配天之極如日載陽仰餘澤之
旁流致群生之遂茂光靈愈遠澤慕空深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
伏以寢廟告成永動廓然之感柏城森列遽與拱矣
之悲恭惟謚號皇帝澤浸函生慶垂後裔配天無極
奉諷訓以長存示民有終帳神游之安在恭備祥奠
莫訴哀誠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內中奏告表本

伏以追號罔極實抱終身之憂祥禫有期蓋迫先王之禮恭惟謚號皇帝睿明照世神智自天雖清廟肅雍瞻之莫見而威顏咫尺凜然常有悲慕之深華夷所共

皇太后殿夫人為神宗皇帝六祥往來裕陵

酌獻表本

伏以飈馭上賓日以遠矣隙駒過邁祥而廓然恭惟謚號皇帝道如家邦化刑夷夏天地之運因代謝於陰陽草木何知徒興悲於霜露真觀饋奠惟極哀誠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

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年視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服故起之詞館付以留籥使士有所矜式民有所依沾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疎遠小臣之事非所望於卿也尚體至意勿亟懷歸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

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卿英宗所擢以遺神考乃養舊學用之西樞朕即位二年未見君子每惟圖任舊人之意常有越

在外服之歎矧欲辭位而去遂安丘園哉三川重鎮
務舉大體簿書期會則有司存優遊卒歲可以忘老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
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廊廟之舊歷事三朝名德並隆如卿者有幾
無故釋位其謂朝廷何卿既自為謀亦為乃后謀之
勉遵前詔以慰中外之望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

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朕來懷三宗追用其人所以尊禮慰藉其意

者自以為無失矣而卿浩然懷歸若不可復留何哉
勉徇大義毋違朕念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服勤疆場賦政兵民言念劬勞實分憂頌
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在京諸宮觀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密音如昨新穀再升望仙馭於帝鄉陳法筵於
淨宇人天來會共脩最勝之緣梵釋同游永錫無疆
之慶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物州王安禮口宣元祐二年

正月二
十七日

有敕卿久去廊廟出臨江淮綏懷流亡肅遏寇盜遠
惟勤瘁特示撫存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敕清臣春之方中月後幾望篤生王國之彥蔚為廊
廟之華神既聽於靖恭民亦宜於愷悌膺我慶賜永
綏壽祺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恭承仙馭奄宅殊庭整海宇以駿奔儼人天之
景從頽回日月之照少荅神民之心乃眷新宮永垂

餘慶

垂拱殿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喪期有數方歎於壑舟法海無邊聊資於岸棧
有嚴秘殿恭啓淨遶時御六龍徘徊宮闕未同千佛
陟降人天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
日禮物口宣

有敕卿屬尊望重德厚慶隆方誕育之令辰有匪頌
之故事克膺壽祉永服寵光

天章閣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唐虞稽古雖絕名言文武重先已新崇構下卷
華夷之望仰摹天日之容將往宅於靈宮未懷焚奠
願少安於秘殿無盡瞻依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

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望重宗盟德隆藩服載協誕彌之旦光膺積
慶之餘特示寵頒永綏壽祉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為神宗皇帝作水陸道
場齋文

伏以甚雨疾風感春律之將變鑽燧改火悼喪期之

自帝祔廟造以資奠福願登大覺永濟函生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

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爵齒既隆德望斯稱載重誕日胥慶家庭式
侑燕私以資壽祉

內中神御殿張挂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儉如在位威不遠類雖天
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未有瞻依悲慕愈深
照臨無極

神宗皇帝大祥祭訖敵饌除靈座特皇帝乃

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

伏以俛就終喪禮當即遠永瞻陵廟將徹几筵
若疑追懷罔極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遙口宣元祐二年

月二

有敕汝等觀光上國述職遐方屬茲改火之辰想有
懷歸之念宜頒燕衍以示恩私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

偏州不允詔元祐二年二月

次忠彥朕嘗覽閱古之圖觀宗臣之文亦仰

鑒於心會中山國守差擇人門卿庶幾焉勉副朕意
何以辭為

賜樞密直學士守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
不允詔

敕王存卿出入四朝更涉夷險金石之節終始惟一
六卿之長所以倡九牧而厚風俗也豈以職事煩簡
為輕重哉君子出處朝廷之大事而風雨寒暑膚理
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稱朕意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深龍顏髮鬢筆筆

遠賜斷屬車音離宮春色瑣瑤林雲闕海沉沉遺民
猶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

后親詣行禮祝文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弈弈祠宮巍巍天像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
如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鑒下燭微誠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

遙場青詞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天鑒不遠誠感則通方寶構之肇新宜直游之
降格具嚴法席高咏靈篇內安清淨之居外錫烝黎

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

表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馭風雲闕既參日月之光弭節琳宮尚吞神民之望
爰闕法會庶歎真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

道場齋文

伏以祠宮夙啓真室生成伏勝會於佛僧道寸靈游
於梵釋更推餘社旁及含生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

元詔元祐二年二月十三日

敕堯俞負中外之望居得言之地朕方震已樂聞嘉猷乃者水旱連歲民流未止賊盜將熾財力靡散卿既欲圖實効以酬恩朕亦將考所言以責實爾息藩郡豈所望哉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元祐二年三月十七日

期年以來水旱作沴振廩同食冠蓋相望已責勸分公私並渴惟待一熟之麥以蘇垂死之民而冬不雨以徂春苗枯秀而不實顧惟冲昧有失政刑感傷陰陽延及鰥寡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神聰

明毋愛膏澤則民有息有之漸神無乏祀之慶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任禧觀使韓終茶藥詔元祐二年二月

敕韓絳春夏之交寒燠相沴起居之節調適為難眷子元臣久勞于外宜加存問且錫稱良勉蹈至和以符眷倚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茶藥元祐二年二月二十

一 敕馮京卿以篤老久勤外服留籥之重擁髦而東象犯氛埃徒御良苦宜省思慮近藥物勉遵時令以副

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擢自祖宗輔翼先帝德望之重天下聳聞
與其置之一方勞以民事不若歸安闕下式瞻儀刑
請老間居固非所望嘉猷入告夫豈不能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為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為人臣謀則老者當
之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於琳宮所以

系民望釋負荷於留籥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亟還
朝著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詔書景泰

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全魏之寄舊德為宜勉即征途以答民望佳頒
珍劑昭示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景

藥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德齒俱高誠請彌確重以民事久勞无臣既
飭還車宜頒珍劑尚加調養以副眷懷

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旱暵既久麥禾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寬我憂危

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洞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暮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為雲雨之司涇瀘之功指顧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詔向遣行人往聘襄事以繼陳方物來奉謝章惟忠可

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劬誠節以副眷懷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

饑饉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仰惟至道之助推廣上天之仁召呼群龍時賜霈澤罔以不德而廢其言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

惟德弗類致常暘之災斯民何辜有荐饑之懼旬浹不雨麥禾皆空省再三夙夜祗慄引領雲霓之望援手溝壑之餘既窮之詞其忍弗聽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

九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

六

朕脩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濫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群策既以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

哉水旱之災不德所召卿當助我求所以消復之道不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弃爾成勉思厥職以答民望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答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茲仰成倚以為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柱石本朝著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禄乞外任不允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敕百禄成王命君陳商氏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

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等
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
中書與在有司因宜審處歸于至當而卿遽欲以此
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備厥官以稱朕意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

四月五日

有敕汝等恭持方物來款塞垣冒涉脩途觀光上國
宜頌燕勞以示恩私

賜龍圖閣直學士許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

授宮觀小郎差遣元祐二年三月三日

敕公孺朕顧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邊有備而民無擾
以卿耆老練達德守淵靜秦又舊治吏士服習眇獲
諸將無以易卿

故聽宣劉氏堂祭文

奉侍有年肅雍靡懈今其亡矣良用惻然沒而有知
來舉茲奠

故聽宣劉氏墳所祭文

盡瘁內職歸全近郊既掩諸幽生致斯奠賁其窀穸
極爾哀榮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夫人之交應若影響雨場不順咎在貌言失之戶廷
害及衆宇求治班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聞
民病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
避坐徹膳猶當許其自脩悔旣轉災庶或救之將墜
於袖蓋反掌之易而民免擠壑之憂仰瞻雲霓待命
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乃者常暘為災歷時愈熾念咎責已寧丁我躬求哀
籲天並走群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拯流亡之餘我愧
于民敢廢無災之懼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鄭州趨化寺祈雨齋文

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伏以常暘為災歷時愈熾秋穀未藝夏苗將空天意
未回佛慈所愍願以不思議智力六解脫神通時興
法雲普賜甘澤

鄭州趨化寺謝雨齋文

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等慈應物不倦於禱求神智無方何難於膏澤旱沴
既弭農民其康仰惟不宰之功豈待有為之報爰脩
淨供少達純誠

景靈宮能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

疏文

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伏以肇新寶構祇奉粹容修妙供於珠庭結勝緣於
淨衆真游永奠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心蒙餘社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元祐二年四月

十三

敕韓縝誕彌之慶遠邇攸同眷惟外服之良來效右
牽之禮言念誠恪不忘歎嘉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

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
政卿以膝下之養爲宗人之法古之爲政孰大於此

而欲以親辭職耶其益脩厥官以稱吾意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

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古者庶子之宮治而邦國有倫所治雖簡而
所寄甚重卿爲宗室祭酒德度之美刑于中外朕方
慶瓜瓞之茂而欲觀麟趾之應益勵厥職無弃爾成

永裕陵脩移角堦門戶栢窠奏告神宗皇帝

祝文

園寢之奉巡行以時增植所宜卜云其吉先事而告
亦禮之常

東坡內制集卷第二
未裕陵脩移角牀門戶拓窠祭告土地祝文
寢園之奉栽植以時惟亦有神實嚴所守敢祈昭鑒
求底平寧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燕傳宣

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遠涉脩塗風埃浩然徒馭勤止
宜頒燕衍以示眷懷

東坡內制集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